

批評與回應

說理論脫離實際

——我看對「軍功受益階層」的批評

● 李開元

批評者們指出，在筆者所進行的以「漢初軍功受益階層」為主線，重新整理和詮釋漢代歷史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發現和新意，同時也出現了和已知的史實間有所差異的地方。

筆者在《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一書中，通過實證性的史學研究，提出了「軍功受益階層」這一概念；爾後，筆者又將這個理論概念重新放回漢代史研究中，以此為主線對西漢初年的歷史作了新的整理和詮釋^①。筆者的嘗試，得到了國內外學界一定的肯定和認同；但同時也受到了一些質疑和批評。在這些質疑和批評當中，筆者注意到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指摘：若將「軍功受益階層」這個概念放進特定時代的實證性的史學研究中，總會出現和已知史實有所差異的現象^②。這個問題，引起了筆者從理論上作更深入解答的念頭。

筆者所提出的「軍功受益階層」概念，實際上包含了兩個部分。其一，通過對西漢初年的歷史所進行的實證性研究，抽取出「漢初軍功受益階層」這個短時態的特殊概念；其二，將「漢初軍功受益階層」這個短時態的特殊概念，放進中華帝國二千年的歷史中，推論出「軍功受益階層」這個長時態的普遍概念來。正如批評者們所指出的，在筆者所進行的以「漢初軍功受益階層」為主線，重新整理和詮釋

漢代歷史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發現和新意，同時也出現了和已知的史實間有所差異的地方。至於將「軍功受益階層」的普遍概念放進其他王朝的歷史研究中，與已知史實間的差異就變得比較明顯。

筆者以為，「漢初軍功受益階層」和「軍功受益階層」，為兩個不同的理論概念。研究漢初的歷史和中華帝國二千年的歷史，可以被視為兩個歷史學研究中的實際問題。二者之間差異問題之出現，牽涉到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即理論和實際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接受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導，視理論為指導實際的真理，視理論和實際的相符為必然。這種觀念，至今仍然以其反動的形式影響着歷史學界，表現為一頭陷進對於教條危害的餘悸，惶然無能地迴避理論的運用和創新。滄海茫茫，事過境遷，筆者今日心平氣和，結合「軍功受益階層」概念與中華帝國歷史研究之具體問題，對理論聯繫實際這一命題稍作考察，以求有助於我們的學術發展。

我們知道，命題的陳述，往往有其前提，理論聯繫實際之命題，其前提是甚麼呢？理論聯繫實際之命題，

由一個動詞(聯繫)和兩個名詞(理論、實際)組合而成，表示理論和實際這兩個範疇，有聯繫這種關係。由聯繫所表現的關係，可以是自然的聯繫，也可以是人為的聯繫。在自然的意義上講，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表示理論和實際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繫，其準確的表達，應當是理論和實際是有聯繫的。在人為的意義上講，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表示在理論和實際之間應當施加一種人為的努力，使二者聯繫起來，其完整的表達就應當是使理論聯繫實際。顯然，作為我們所接受的教導之理論聯繫實際，主要是在人為意義上講的，希望大家作出努力，將理論和實際聯繫起來，講的是理論要聯繫實際，理論應聯繫實際，理論須聯繫實際。稍作考慮即可明白，這種理論(要)聯繫實際的前提，就是理論和實際之間有所差異，難以自然相聯，所以，才要施加外在的人為努力使二者聯繫起來。換言之，理論聯繫實際的前提，乃是理論脫離實際。

愛因斯坦說：「科學是這樣一種努力，它把我們紛繁複雜的感覺經驗與一種邏輯上連貫一致的思想體系對應起來。」「感覺經驗是當下的主觀感覺(subject-matter)，但用來解釋感覺經驗的理論卻是人造的。」^③當代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W. Hawking)也說道：「理論只不過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一些聯接這模型和我們所觀察到的量的規則。它只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不管在任何意義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實在性。」^④在他們看來，自然科學理論是一種人造的邏輯上連貫一致的思想體系，是用來解釋感覺經驗的。筆者在舊文〈理論工具論〉中基於歷史學的工作情況談到，理論是為了觀測事實，表達認識結果而製造出來的一種便利工具^⑤。

事實是經驗事實，是我們的認識對象；理論是人造的工具，是我們為了達到認識事實之目的的手段，二者分屬不同範圍範疇，是不同質的兩種東西，在本質上是相互獨立的。理論和實際互相獨立，分屬不同的範疇，這是理論脫離實際的第一層意義。

理論是工具，工具有用沒用，好用不好用，用處大還是用處小，須要將工具放到觀測事實的實際活動中去使用才能明白。科學理論的證偽，是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最為傑出的發現。物理學家霍金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強調證偽在物理學理論和觀測事實間的方法論意義時說^⑥：

在它只是假設的意義上來講，任何物理理論總是臨時性的，你永遠不可能將它證明。不管多少回實驗的結果和某一理論一致，你永遠不可能斷定下一次結果不會和它矛盾。另一方面，那怕你只要找到一個和理論預言不一致的觀測事實，即可證偽之。正如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所強調的，一個好的理論的特徵是，它能給出許多原則上可以被觀測所否定或證偽的預言，每回觀察到與這預言相符的新的實驗，則這理論就幸存，並且增加了我們對它的可信度；然而若有一個新的觀察與之不符，則我們只得拋棄或修正這理論。至少被認為這遲早會發生，問題在於人們有無才幹去實現這樣的觀測。

顯然，波普的科學證偽理論的前提，乃是科學理論和觀測事實之間的不一致，或者說是二者之間的差異(也就是筆者所謂的理論脫離實際)。能夠在未來的方向上發現與理論預言不一致的觀測結果，乃是科學在實驗上的進步；由此而修正舊理論，或者是拋棄舊理論而提出新的理論，乃是

理論是為了觀測事實，表達認識結果而製造出來的一種便利工具。事實是經驗事實，是我們的認識對象；理論是人造的工具，是為了達到認識事實之目的的手段。

科學在理論上的進步。科學進步的前提，正是在於理論脫離實際，在於發現理論和實際的差異（新事實的發現），通過統合調整這種差異得到的新理論（新理論的發現）。理論和實際間的差異，乃是知識進步的前提，這是理論脫離實際的第二層意義。

筆者以為，由於歷史學時間觀的特殊性，因而具有一種不同於科學的工作程序^⑦。在歷史學中，理論的主要作用不在預言，而在於用作參照，以得到新知識的發現。多年以前，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出衡量歷史學理論的三個尺度，即自體性、涵蓋性和參照性^⑧。所謂參照性，就是把歷史學理論同已經確立的史實、史論進行對照，看其能否提供超出其背景知識的新知識，以及其所提供的新知識有多少。能夠提供新知識的理論就有參照性，就有價值；提供的新知識愈多，參照性就愈強，其價值也就愈高。反之，不能提供新知識的理論就沒有參照性，沒有價值；提供的新知識愈少，其參照性就愈低，其價值也就愈低。

舉筆者所提出的「軍功受益階層」理論概念而言，筆者將其放到漢代歷史的研究中，與已知史實加以參照，得到了不少史實和史實間關係的發現，比如軍功爵制由軍法規定之史實、文帝時候國遷移之史實、懷王之約與漢王國立國之關係、賈誼左遷與新舊政治勢力對立之關係，以及西漢初年的有限皇權和聯合帝國之特點等^⑨，應證了其參照性。然而，筆者在這裏想要強調的是，「軍功受益階層」這個概念不同於史實本身，而是從史實中抽象出來的理論概念，這個理論概念同史實之間存在各種層面上的差異。找出這種差異，用新的史實和史實間的關係來調整這種差異，可能會帶來新的史實和史實間關係的

發現；又或者，通過差異的發現，用新的發現證偽這個理論概念，再用新理論取而代之，這就將成為筆者所期待的。歷史學早晚一定會在該領域實現雙重突破，在實證和理論兩方面兌現知識進步。

劉復生先生在評論筆者的「軍功受益階層」概念時談到^⑩：

我不完全贊同「軍功受益階層」支配了中華帝國二千年歷史之說，例如宋代，作為帝國開創者的趙匡胤軍人集團並沒有取得作為一個階層所「應得」的政治、身份、經濟諸利益。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一幕（無論是否真有此一幕），在保障該階層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剝奪」了軍功階層的政治權力（至少是很大的部分），而「身份性」的權益更少。宋初的軍功階層懂得，他們除了擁有歌兒舞女豪宅廣田之外，並沒有多少政治上的或身份上的權力能確保他們的子孫坐享榮華富貴。因而宋代的軍功階層不是作者所論述的完整意義上的受益階層。

劉先生是宋史專家，兼及民族史研究，攜知識專精和視野廣闊之雙長，指點論評起來如行雲流水，往往得發現之意於不經意之中。首先，筆者完全贊同劉先生所言，作為帝國開創者的趙匡胤軍人集團由於不享有政治權力和「身份性」權益，因而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軍功受益集團，其狀況和性質，是值得研究的新課題。不過，我們如果進一步追問，劉先生怎麼會關注到趙匡胤集團，並察覺到其與歷代開國軍人集團有不同特點的呢？很明顯，他先是將筆者從漢代歷史研究中抽出的「軍功受益階層」的史學概念，作為一種尺度放到宋代初年的歷史狀況中，並通過兩者的參照比

「軍功受益階層」這個概念不同於史實本身，而是從史實中抽象出來的理論概念，它同史實之間存在各種層面上的差異。找出這種差異，用新的史實和史實間的關係來調整這種差異，可能會帶來新的史實和史實間關係的發現。

較而發現了其間的差異的。這個差異，就是理論和實際間的差異。這個差異首先是劉先生發現的，表示了史學研究進步的新意，同時也是「軍功受益階層」這個史學概念之參照性的表現。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熱鬧如浪花煙火，湧起水波道道，喚出聲聲驚奇，瞬間也就去了。門道是細看才深入，登堂方入室，可以經久玩味。不過，門道若是太細太專，又難免陷入程式定範，不即不離，取適當的距離看將過去，常常會看出埋首其中的人所看不出的東西，收意料之外的功效，此乃劉論之妙味也。

科學史家默多克(John E. Murdoch)提出科學哲學對科學史的一種重要性。他曾經談到，哲學家們的討論幾乎從來不與歷史學家的工作相符，但科學哲學對科學史的重要性恰恰就在於這種「不符」。因為它能使歷史學家意識到那些被應用了哲學教條的歷史的本來、實際的特徵，而若沒有通過應用哲學教條並導致「不符」，人們也許不會意識到這些特徵。換句話說，正是因為這些哲學理論帶來了與歷史的「不符」而成為有價值的、啟發歷史分析的工具^⑩。科學哲學對於科學史是如此，科學理論對於科學的觀測事實也是如此，歷史學理論對於歷史學的實證研究也是如此，理論和實際的差異，給我們提供了知識進步的前提和餘地。

理論不是事實，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理論聯繫實際，乃是重視二者間的關聯，促成一種人為的努力，是富有意義的命題。理論脫離實際，乃是重視二者間的差異，在差異的發現當中，尋求知識的進步，命題也有意義。理論脫離實際，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前提；理論聯繫實際，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延伸，二者互為補充。

註釋

①⑨ 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

② 對於拙著的批評，中文主要見於張繼海：〈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載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326-28；葉煒：〈自覺的理論意識——讀李開元先生《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頁153-56；卜憲群：〈評《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頁161-69；劉復生：〈軍功階層與「有限皇權」〉，《讀書》，2001年第7期，頁122-26。日文請見阿部幸信：〈李開元著《漢帝國の成立と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の研究》〉，《史學雜誌》（東京），第110編第6號（2001），頁113-19；張林祥：〈獨到的視覺，宏大的構想〉，《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12月號，頁154-56。

③ 愛因斯坦：〈理論物理學的基礎〉，載方在慶等譯：《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94。

④⑥ 霍金(Stephen W. Hawking)著，許明賢、吳忠超譯：《時間簡史》（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19；20。

⑤ 李開元：〈方法論和問題意識(序)〉，載《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頁14-20。

⑦ 對此問題，筆者將另有專文論述。

⑧ 李開元：〈史學理論的層次模式和史學多元化〉，《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頁23-32。

⑩ 劉復生：〈軍功階層與「有限皇權」〉，《讀書》，2001年第7期，頁123。

⑪ 劉兵：《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頁68。

理論不是事實，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理論聯繫實際，乃是重視二者間的關聯。理論脫離實際，乃是重視二者間的差異，在差異的發現當中，尋求知識的進步。

李開元 日本就實大學人文科學部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